

美国强索格陵兰岛背景下欧洲对美疏离 态势发展及前景^[1]

吕蕴谋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欧洲在经贸、安全、科技等领域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体系，对美政策呈现出显著的妥协和趋同特征。然而，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后逐步激化的格陵兰岛问题，成为推动欧洲对美立场发生转变的关键节点——欧洲在对外政策上与美国的趋同性减弱，呈现疏离态势。尤其是在美以伊冲突中，美欧政策分歧公开化，进一步印证了双方战略取向的疏离。这一转变既始于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触及了欧洲不可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源于欧洲终于认识到妥协无法换取尊重，只会让美国愈发变本加厉。同时，在“西方”内部持续解构、全球权力结构向“多节点”网络演进的背景下，欧洲在大国博弈中的“第三空间”有所拓展，为其调整对美策略提供了战略回旋余地。展望未来，欧洲对美疏离态势或将贯穿整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随着欧盟明确将美国列为其“去风险”战略的重点，跨大西洋关系或将进入深度调整阶段。

【关键词】欧洲外交 特朗普政府 格陵兰岛问题 美欧关系 战略自主 去风险

【作者简介】吕蕴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欧洲一体化项目负责人。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6) 03-0128-27

[1] 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二战以来，美欧一直都是彼此最重要的盟友和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双方基于共同价值观深度融合，共同构建并维系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与多边体系。然而，美欧关系长期呈现鲜明的“不平等性”，欧洲处于“美主欧从”的结构之下，其政策带有明显的跟随与妥协色彩。乌克兰危机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态势：北约功能被重新激活，欧洲在安全、能源与经济上对美依赖持续加深，美国在金融与科技等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更为巩固。部分欧洲智库甚至发出警告，呼吁欧洲“避免沦为美国的附庸”。^[1]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在“美国优先”旗号下推行的一系列单边利己、霸道霸凌政策，深刻改变了上述局面。欧洲虽仍将稳定欧美关系作为“头等大事”，但其内部对美国的不满也在加速累积，对美强硬的呼声日益高涨，政策转向的潜流暗涌。^[2]特别是特朗普公开覬觐属于丹麦的格陵兰岛，甚至一度表示“不排除使用武力‘夺岛’”，导致美欧矛盾迅速激化，这一事件也成为欧洲对美态度发生转折的关键节点。针对格陵兰岛问题，欧洲罕见地对美国使用强硬措辞，在经济层面公开探讨动用“贸易武器”进行威慑，民间反美情绪亦不断走强。安全领域，欧洲多国更是“破天荒”地采取了向格陵兰岛派兵、有针对性地提升军演强度等包含威慑意味也具有一定风险的试探性举动。而在其后的美以伊冲突中，欧洲国家拒绝直接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打击和护航行动，拒绝卷入“不属于自己的战争”。^[3]

总的看，若特朗普不在相关政策立场上做出实质性调整，欧洲对美疏离的态势将贯穿其第二任期。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联盟的瓦解，但欧洲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各领域已浮现“去美国风险”的苗头与动向。

[1] Jeremy Shapiro and Jana Puglierin, “The art of vassalisation: How Russia’s war on Ukraine has transforme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CFR), April 3, 2023, <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art-of-vassalisation-how-russias-war-on-ukraine-has-transformed-transatlantic-relations/>.

[2] 张健:《特朗普2.0与跨大西洋关系的分化》,载《当代世界》2025年第6期,第14页。

[3] Mark Webber, “‘Not our war’: NATO and the Iran crisis,” UK in a changing Europe, March 30, 2026, <https://ukandeu.ac.uk/not-our-war-nato-and-the-iran-crisis/>.

特朗普的威胁或可收回，但其造成的战略信任损耗已然形成，未来美欧关系走向仍将取决于双方围绕各自重大关切议题的进一步博弈与互动。

一、欧洲对美疏离态势

近年来，美国积极推进大国竞争战略，显著加大了对欧洲的战略捆绑。美欧之间虽龃龉不断，但欧洲对美整体上仍呈现明显的“跟随性”与“妥协性”。在一般安全、外交、经济议题上，欧洲大多会选择与美国立场保持一致；在关键议题上，双方则通过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及“中国问题高级对话”等机制化平台进行政策协调。即便在利益明显相悖的领域，欧洲虽有抗争，但最终多以让步、妥协收场。从《通胀削减法》到跨境数据隐私、美欧贸易协议等，这一隐忍底色贯彻始终。^[1]甚至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 2025 年 12 月发布严厉指责欧洲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虽然欧洲舆论界多有批评，但地区主要国家政要（如英、法、德等国领导人）仍避免公开用言语刺激美方，表态中着重强调维系盟友团结的重要性，其政策主轴依然是安抚与拉住美国。^[2]

尽管如此，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觊觎，成为跨大西洋关系“迈不过的坎”。特朗普再度上台伊始便宣布控制格陵兰岛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从 2025 年末开始更是步步紧逼：屡次设定“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任命“格陵兰岛特使”，要求欧洲主动让步；威胁对反对美国控岛的丹麦、法国、德国、英国等 8 个欧洲国家加征关税；在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宣称“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不想放弃格陵兰”；在法国 G7 峰会上再次重提格陵兰岛。欧洲对特朗普变本加厉的“越线举动”日益感到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呈现出清晰的疏离倾向，

[1] Aslak Berg, “Three hard lessons for European trade,”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November 10, 2025, <https://www.cer.eu/insights/three-hard-lessons-european-trade>.

[2] Nahal Toosi, “Kallas downplays Trump security strategy’s criticisms,” *Politico*, December 6, 202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kaja-kallas-downplays-donald-trump-security-strategys-criticisms/>.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外交上对美开始疏远

这一转变最直观地体现在欧洲领导人的外交言辞上。相较于以往委婉的外交辞令特别是刻意回避对特朗普个人的评述，欧洲领导人在格陵兰岛矛盾激化后开始采取更为直接、严厉的批评姿态。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公开表示，当前对于大国来说“瓜分世界的诱惑很大”，美国正逐渐“背弃盟友和其一直倡导的国际规则”，但“无论在格陵兰还是乌克兰”，“任何恐吓和威胁都不会影响到欧洲”。^[1]这种把特朗普与普京相提并论的表述，在欧洲政治叙事中已属突破常规的“破格”批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也在2026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演讲中明确表示，领土主权“不容谈判”，欧洲将对威胁作出“毫不妥协”的回应。^[2]

值得注意的是，曾被视为“亲特朗普”的欧洲极右翼势力也在此问题上主动与其“划清界限”。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下届总统“大热人选”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公开批评美国对委内瑞拉和格陵兰岛的政策立场，警告其不要“重拾帝国野心”，并将关税威胁称作“敲诈勒索”，指责特朗普意在使欧洲“沦为附庸”。曾以特朗普“多年好友”自居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Nigel Farage)也强调在格陵兰问题上“不同意美国的观点”，更将美欧分歧称为“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跨大西洋关系最大的裂痕”。^[3]2026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办方发布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则罕见地对在任美国总统点名批评，称“特朗普是挥斧

[1] Clea Caulcutt, “Macron: US is ‘turning away’ from allies,” *Politico*, January 8,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france-emmanuel-macron-us-is-turning-away-from-allies/>.

[2] Sebastian Starcevic and Camille Gijs, “Von der Leyen vows ‘unflinching’ response to Trump with EU-US relations in turmoil,” *Politico*, January 20,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faces-permanent-new-world-order-greenland-ursula-von-der-leyen-says/>.

[3] Marion Solletty and Max Giera, “For Europe’s far right, Trump has become a liability,” *Politico*, January 22,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far-right-donald-trump-liability/>.

砍向既有规则与制度者中最具权势的一人”，整个报告提及“特朗普”逾200次，且多数为负面评价。^[1]

美以伊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对美国政策的不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Pedro Sánchez)批评美国的军事行动是一场“荒谬且非法的战争”，并指出“每一枚落在中东的炸弹都在打击我们普通家庭的钱包”。马克龙则强调，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符合国际法，法国不能认可。连一向被欧洲视为特朗普“耳语者”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也表示，美以行动“是在国际法框架之外进行的”。与此同时，战事也加剧了欧美在对以政策上的分歧，欧洲的对以政策加速与美国“脱钩”：2026年5月，欧盟正式批准了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的制裁，法国则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Itamar Ben-Gvir)入境。欧洲在中东问题上的疏美立场与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态度密切相关。美媒深刻指出，正是因为特朗普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激怒了欧洲，欧洲才拒绝在中东问题上支持美国的主张；“特朗普正在吞食他对盟友霸凌行为的苦果”。^[2]

近一个时期以来，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悲观情绪已笼罩欧洲政坛。正如德国副总理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直言，跨大西洋联盟正在经历“比愿意承认的更为深刻的动荡”，欧洲所熟知的跨大西洋关系“正在瓦解”。^[3]

(二) 军事上开始采取与美意愿不符的举动

一是开始涌现一些突破已有边界的试探性动作。鉴于特朗普曾一度暗示会在格陵兰岛问题上“使用武力”，欧洲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了一系列试探性动作，意在强化对丹麦的主权支持，并对美国可能的“夺岛”进行

[1]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6,” February 9, 2026,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6/>.

[2] 参见 “Trump Is Learning That His Bullying Has Consequences,” *The Atlantic*, March 2026, <https://www.theatlantic.com/national-security/2026/03/trump-nato-alliesstrait-of-hormuz-assistance/686408/>.

[3] “EU-US relationship is ‘disintegrating,’ says Germany’s vice chancellor,” *Politico*, January 14,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us-germany-vice-chancellor-lars-klingbeil-donald-trump/>.

威慑。早在 2025 年末，丹麦国防情报局就首次将美国列为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2026 年 1 月，丹麦国防部则以“地缘紧张局势已蔓延至北极地区”为由，强化在格陵兰岛的军事演训活动，并趁机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随后，法国、德国、英国等国亦以演习名义，向格陵兰岛派出少量士兵。上述部署均在以加强北极安全为名的“北极耐力行动—2026”框架下进行，这一多国协调行动的推进，标志着欧洲在北极方向的军事协调机制已开始脱离对美单一依附的轨道。这种超小规模派兵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军事价值”，但却是一种可进可退的策略安排：一方面对美国释放威慑信号，暗示若美方执意“夺岛控岛”，欧洲也将“武力卫岛”；另一方面，如果特朗普反应强烈，亦可将此举解释为“强化北约北极存在”，是“满足北约安全关切”的行动。丹麦还计划将该项演习一直延续到 2026 年底。^[1]法国则走得更远——于 1 月 27 日派出“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赴北大西洋参加“猎户座 26”大型联合军演，并坦言北大西洋已因格陵兰岛问题成为“敏感区域”。^[2]对欧洲而言，这些以美国为“潜在假想敌”的军事行动可谓重大的“禁忌突破”。

二是面对特朗普对北约的频频质疑，欧洲也开始构想“没有美国的安全联盟”。早在特朗普第二任初期，欧盟就开始加速推进“重新武装计划”，其核心目的就是增强防务独立与自主性，以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在美欧围绕格陵兰岛的矛盾激化后，欧洲各类防务自主的主张与设想更是应运而生。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欧盟委员会防务和太空事务专员库比留斯（Andrius Kubilius）的提议：建立一支规模为 10 万人的常备“欧洲军队”以替代驻欧美军，并成立由英国、法国等欧洲大国参与的“欧洲安全理事会”，以提升在安全问题上的决策效率。一段时间以来，欧盟关于激活欧盟条约中的“互助条款”（即一个成员国遭到侵略，其他成员国应尽其所能提供援

[1] Danish Defence, “Arctic Endurance continues throughout 2026,” January 23, 2026, <https://www.forsvaret.dk/en/news/2026/arctic-endurance-fortsatter-i-hele-2026/>.

[2] “French aircraft carrier heads to North Atlantic amid Greenland tensions,” France 24, January 27, 2026,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60127-french-aircraft-carrier-heads-to-north-atlantic-amid-greenland-tensions>.

助和协助)的讨论也更加激烈,有观点主张应推动建设一体化的欧盟指挥能力,以充当欧洲自主防务长期缺失的“神经中枢”。^[1]

三是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欧洲更是与美国的战争行为拉开距离。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但遭到冷遇:欧洲集体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护航行动,转而由法国、英国牵头另建一个标榜“和平防御”性质的护航联盟,以避免被地区国家视为“北约下场参战”。这也体现出欧洲在特定议题上与美国军事协同的意愿已显著弱化。

(三) 经济上加紧筹备对冲性措施

一方面,对欧洲既有对美贸易政策的反思与质疑逐渐增多。尚在美欧围绕贸易协议激烈博弈期间,欧洲内部已出现如何应对美国胁迫性政策的讨论,其中较受关注的是制定“对等关税”报复清单及启用有“贸易核武器”之称的“反胁迫工具”,即允许欧盟进行贸易投资限制与报复性措施。但随着谈判推进,“妥协派”逐渐占据上风,最终于2025年7月达成的协议以欧盟让步为主,其价值930亿欧元的关税报复性措施被搁置,“反胁迫工具”亦未被启用。而格陵兰岛问题的激化改变了这一态势。面对特朗普以“格陵兰岛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为由威胁对那些不支持美国的欧洲国家加征关税,欧盟重新启动关于“解冻”930亿欧元关税报复措施的讨论,并再度呼吁启用“反胁迫工具”。负责美欧贸易协议批准事宜的欧洲议会在此过程中态度尤为强硬,其中占据席位最多的“中间派”党团^[2]的领导人一度威胁要拒绝批准该协议。^[3]2026年2月,“中间派”党团达成政治协议,要求给美欧贸易协议的批准附加新条件,即“若特朗普再次威胁欧洲的领土完整,该协议将自动失效”。^[4]此后,尽管美国政府多次施压催促,但欧洲议

[1]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by Commissioner Kubilius at the Folk och Försvar,” January 11, 2026,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6_69.

[2] 含欧洲人民党、社民党、复兴党、绿党四个党团。

[3] Gabriel Gavin et al., “EU-US trade deal ‘on hold’ after new Trump tariffs,” *Politico*, January 17,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us-trade-deal-on-hold-after-new-trump-tariffs/>.

[4] Max Grier and Camille Gijs, “EU Parliament reaches deal on US trade pact,” *Politico*, February 10,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parliament-reaches-deal-on-eu-us-trade-pact/>.

会和欧盟立法与政策制定、协调机构欧盟理事会直至5月才就落实协议相关关税法规达成一致,并为之附设“日落条款”——明确欧盟可在特定条件下(如美国未履行相应贸易承诺)暂停甚至终止协议执行。^[1]6月16日,欧洲议会正式批准了这份带有“日落条款”的美欧贸易协议。

另一方面,加紧布局“非美”伙伴关系。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欧洲既与加拿大、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抱团取暖”,也注重向亚太、拉美等地区拓展多元化的伙伴关系,寻求对冲“美国背弃的风险”。例如,历经近25年的漫长谈判,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2]的自由贸易协议终于在2026年1月正式签署,一旦全面运转,将把双方纳入一个覆盖逾7亿人口、体量占据全球GDP 20%的自贸框架之内。同月,欧盟与印度也宣布达成自贸协定,预计将打造一个拥有20亿人口、覆盖全球GDP 25%和近1/3全球贸易的超大规模自贸区。同年3月,欧盟与澳大利亚结束历时八年的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取消了几乎所有欧洲商品及澳大利亚几乎所有关键矿产出口的关税。^[3]同年5月,欧盟又与墨西哥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为欧墨间“几乎所有商品贸易”提供了免税准入。欧盟最高决策机构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António Costa)称,欧墨协议是一个“真正的地缘政治声明”。^[4]截至2026年4月中旬,欧盟与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贸易协定处于已生效状态,“脱美多元”的经贸布局日益清晰。

[1]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US trade: Council and Parliament strike a deal to implement the tariff elements of the Joint Statement,” May 20, 2026,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6/05/20/eu-us-trade-council-and-parliament-strike-a-deal-to-implement-the-tariff-elements-of-the-joint-statement/>.

[2] 该组织是南美洲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正式成员国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自2017年8月起被暂停成员国资格),联系国有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苏里南、圭亚那。

[3] Renju Jose, “Australia and EU seal trade deal amid global trade tensions,” Reuters, March 24, 202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ustralia-eu-push-seal-trade-deal-von-der-leyen-visits-2026-03-23/>.

[4] Emily Green et al., “Mexico, EU sign stalled trade deal as they aim to diversify from US,” Reuters, May 22,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mexico-eu-sign-stalled-trade-deal-they-aim-diversify-us-2026-05-22/>.

（四）技术上对美科技巨头的限制更为严厉

长期以来，欧洲在技术领域深度依赖美国，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市场近乎占据垄断地位。以云计算为例，亚马逊、微软、谷歌三家已占欧洲市场约 70% 份额。受此影响，欧洲公私部门的各类数据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为美国科技巨头的创新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数字资源。可以说，美欧在技术领域处于一种非常不对等的地位，美国也因此一直都是欧洲推进“技术主权”议程中的“假想敌”。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启以来，美欧在技术治理领域的分歧进一步上升。执政初期，特朗普一度以俄乌和谈为由，威胁对乌克兰情报“断供”、卫星“断链”，促使欧洲意识到对美技术依赖的高风险，并担忧美国可能在格陵兰岛矛盾升级后对欧洲数字基础设施采取“一键关停”措施。为此，欧洲对美国科技巨头采取了更加频繁和强硬的限制措施。被欧洲建制派视为“规则挑战者”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Elon Musk）及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首当其冲，于 2025 年 12 月被欧盟委员会处以 1.2 亿欧元罚款。2026 年 2 月，法国联合欧洲刑警组织还对 X 的巴黎办公室进行搜查，并传唤马斯克接受聆讯。此外，几乎所有市值靠前的美国科技巨头近期都得到了欧盟的“特别关照”。2025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对谷歌人工智能大模型 Gemini 启动反垄断调查。2026 年 2 月，德国反垄断机构认定亚马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其处以 5900 万欧元罚款。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向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发出指控书，初步认定其违反了欧盟的反垄断规则，并称考虑对其采取“临时措施”。^[1] 在欧洲议会负责修订欧盟《网络安全法》事宜的首席谈判代表格雷戈罗娃（Markéta Gregorová）明确表示，美国科技公司应当为欧盟新的网络安全规则做好准备，美企“肯定会受到影响”。^[2] 2026 年 5 月，

[1]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notifies Meta of possible interim measures to reverse exclusion of third-party AI assistants from WhatsApp,” February 9, 2026,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6_310.

[2] Antoaneta Roussi and Sam Clark, “US firms could face exclusion under new EU cyber bill, lead lawmaker says,” *Politico*, May 6,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s-firms-could-face-exclusion-under-new-eu-cyber-bill-lead-lawmaker-says/>.

欧盟委员会就欧洲卫星通信的频谱分配提出新立法提案，规定只有三分之一的通信频段可开放给非欧盟企业，有意挤压此前在欧洲近乎实现垄断的美国卫星通信企业。

二、欧洲对美疏离的驱动因素

一般认为，随着欧洲一体化深入推进，美欧实力格局有望发生有利于欧洲的转变，欧洲对美政策亦将随之趋于更加独立与果断。然而，这一预期并未成为现实。尽管一体化进程持续向前，但“美强欧弱”的基本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扭转，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进一步固化。长期以来，欧洲对美政策之所以带有明显的“绥靖”色彩，其根源恰恰在于欧美实力地位的不对等与需求结构的严重失衡。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进一步加深，这使得欧洲在经贸与技术等领域无论对美国作出何种妥协和让步，都能在安全层面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因此，近期欧洲对美态度趋强的真正动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而须从以下四个维度加以审视。

第一，格陵兰岛事件触碰到“领土主权”这一欧洲核心利益，让欧洲“退无可退”“让无可让”。这是欧洲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对美强硬的最直接原因。与此前美欧博弈多集中在经贸、技术治理、价值观或第三方利益等议题不同，格陵兰岛问题涉及丹麦的领土主权，并对北约集体安全原则构成严峻挑战，触及欧洲最核心的政治与安全利益。特朗普的相关做法表明，简单的贸易协定或军事便利措施已无法满足美国——“有些东西是只有拥有主权才能得到的”。这一立场进一步压缩了欧洲的妥协空间。更重要的是，“尊重领土主权”既是欧洲当前对乌克兰政策的立论基础，也是欧洲各国在对俄罗斯问题上维系团结的最大公约数。倘若连涉及自身的领土主权问题都可以轻易妥协，欧洲当前诸多外交政策与立场都将面临根本性质疑，甚至走向瓦解。届时，“选择联合能够比单个国家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这一欧洲一体化的前提假设也将遭到严重质疑，欧盟自身恐将面临存续危机。正是在

这一意义上,欧洲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很难有退路,强硬是其为数不多的选择。

第二,对美国“绥靖”换来的是更多的“敲诈勒索”,欧洲政界与战略界开始反思并学习“权力的语言”。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欧洲与特朗普“打交道”的方式一直在调整 and 变化。特朗普执政初期,欧洲试图延续拜登政府时期的跨大西洋协同机制,但收效甚微。随后,面对特朗普偏好“私人关系”的外交风格,欧洲转而发起以高层交往为主的“魅力攻势”,在如何“投特朗普所好”上可谓煞费苦心,试图塑造特朗普的“欧洲观”。例如,2024年12月,法国邀请尚未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出席巴黎圣母院重开典礼,马克龙总统在凡尔赛宫亲自设宴款待;2025年2月,英国首相斯塔默亲赴白宫拜会特朗普,还呈递了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亲笔签名的国事访问邀请函。但事实证明,欧洲的揣合逢迎不足以换来美国在北约防务分担、贸易谈判、技术管制等问题上的实质性让步。特朗普反而变本加厉,要价越来越高。欧洲被迫进入以“忍”和“让”为主轴的“绥靖阶段”,即在总体上保持克制,在具体议题上尝试争取,最后接受并消化那些无力改变的结局。

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对特朗普的不满也在持续累积,主张战略自主、“对美强硬”的声音不断壮大。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关税霸凌政策的强硬反制,为欧洲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坐标。欧洲开始意识到,像特朗普这样的“强人”只能听懂“权力的语言”,公开为美国行径辩解的声音日益孱弱。与此同时,欧美之间除围绕格陵兰岛的矛盾外,还在关税、技术治理等多领域存在未决争端。欧洲采取强硬姿态,亦可顺势增加对美博弈的筹码,为其他领域的争端积累对垒资本。鉴于欧美之间深厚的经贸投资联结,欧洲并非“无牌可打”,如何将美国对欧洲的服务贸易顺差、欧洲持有的大量美债、欧洲对于美国军力全球投送的重要支撑作用等转化为谈判筹码,已然成为欧洲战略界认真考量的选项。

事实上,尽管前期一系列外交行动收效有限,但在欧洲拿出罕见的强硬态度后,特朗普似乎选择了搁置威胁,美欧围绕格陵兰岛的矛盾也有所降温。然而,欧洲内部要求对美强硬的声音并未消退。2026年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欧洲面对的是一个“公开反欧、蔑视欧盟、希望欧盟

解体的美国”，欧洲不能因为格陵兰岛问题的阶段性缓和而“松一口气”；他强调“未来几个月美国将对我们发起新的攻击”，欧洲应抓住“格陵兰时刻”减少依赖、建强自身，成为“真正强大的全球经济力量”。^[1]英国《金融时报》亦报道称，20多位前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主张欧盟仍应启动针对美国的“反胁迫工具”机制。^[2]

第三，欧洲内部民意汹涌，欧洲对美政策面临“自下而上”的倒逼。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美国在欧洲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持续下滑，越来越多人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视为“对手”而非“朋友”。2025年11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与牛津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全球民调显示，仅有16%的欧盟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而视其为“对手”或“敌人”的比例则达到20%^[3]；2026年6月，ECFR再次更新的民调数据显示，仅有11%的欧洲人认为美国是“盟友”，比半年前又下滑了3%，而将美国视为“对手”或“敌人”的比例升至25%。^[4]与此同时，欧洲民众对本国政府在特朗普面前的表现普遍不满，这也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政治压力。2025年12月，美国政治新闻网和伦敦独立民调公司“公众优先”的联合在线民调数据显示，47%的法国民众和43%的德国民众认为欧盟在应对特朗普时表现糟糕；法、德、英三国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应对特朗普方式的不满意度分别为39%、34%、29%，远

[1] Leila Abboud, “EU-US tensions over Greenland and tech are far from over, says Emmanuel Macro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0, 2026, <https://www.ft.com/content/b5b248a4-c83b-45d9-b676-2dd2ee12597c>.

[2] Henry Foy, “EU eyes fee for UK arms producers to benefit from €90bn Ukraine loa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 2026, <https://www.ft.com/content/af70a8e2-d8c4-4990-a043-83489f2b5133>.

[3] 该民调走访了21个国家（其中有10个欧盟成员国）的25949名受访者。参见 Timothy Garton Ash, Ivan Krastev and Mark Leonard, “How Trump is making China great again—and what it means for Europe,” ECFR, January 15, 2026, <https://ecfr.eu/publication/how-trump-is-making-china-great-again-and-what-it-means-for-europe/>.

[4] Jana Kobzová and Paweł Zerka, “Home alone: Europeans are ready to defend themselves,” ECFR, June 10, 2026, <https://ecfr.eu/publication/home-alone-europeans-are-ready-to-defend-themselves/>.

高于满意度。^[1]而在2026年2月的米兰冬奥会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万斯(James David Vance)甫一登场便遭遇全场嘘声,这从侧面证明了当前欧洲民众对美国“怨气”颇深。同年6月法国G7峰会召开后,马克龙也因为议程设置过于讨好特朗普,遭到法国国内的强烈批评。

由上可见,格陵兰岛问题激化后,欧洲领导人承受的民意压力尤为突出。民众普遍期待本国政府在特朗普面前保持强硬姿态,对美国妥协已从过去可被包装成“务实和理性”的选择,转变为“难以被原谅的软弱”,而这一判断可能将最终反映在选票之中。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刊文分析称,如果美欧仅围绕格陵兰岛的地缘价值进行博弈,欧洲未必会形成集体反对之势;但若特朗普拒绝排除军事选项,并辅以经济威胁,执意夺取格陵兰岛主权,则将剥夺欧洲领导人“在国内仅存的政治空间”,使其长期“精心维持”的美欧平衡难以维系。^[2]

此外,欧洲领导人还必须考虑政治极化带来的双重压力,因为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处理失当可能会同时助长欧洲极右和极左势力的声势。欧洲极左力量一贯持反美、反北约立场,视美国为帝国主义国家、北约为帝国主义工具,美方近期的霸道霸凌姿态恰好为其主张提供了新的佐证。与之相对,如果欧盟未能维护丹麦的主权利益,极右势力所宣扬的“国际法和超国家机构是失败的”“只有民族国家才能保护欧洲”的叙事将获得更多认同。^[3]因此,格陵兰岛问题不仅关乎丹麦的领土主权,更关乎欧洲主流建制派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存续空间,这也构成了欧洲对美政策调整的另一重内在推力。

第四,西方阵营加速解构,“第三空间”为欧洲对美疏离提供战略回

[1] Tim Ross and Hanne Cokelaere, “Trump dominates democracy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Politico Poll shows,” *Politico*, December 11, 202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european-politics-poll/>.

[2] Josh Lipsky and Jörn Fleck, “Greenland, Davos, and a week that could redefine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Atlantic Council, January 19, 2026,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dispatches/greenland-davos-and-a-week-that-could-redefine-the-transatlantic-alliance/>.

[3] José Ignacio Torreblanca, “Five steps to stop Greenland’s annexation destroying the EU,” ECFR, January 19, 2026, <https://ecfr.eu/article/five-steps-to-stop-greenlands-annexation-destroying-the-eu/>.

旋余地。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在西方内部激起强烈反弹，也在全球范围引发了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广泛抵制情绪，这一双重效应既强化了欧洲推进对美战略再定位的内在动力，也为其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特别是美以伊冲突的爆发使欧洲深刻认识到美欧在安全观念与安全利益上的结构性分歧，欧洲因此迫切希望抓住全球权力结构调整的窗口期，着力拓宽自身的战略腾挪空间。具体而言，一方面，西方阵营内部加速解构，“中等强国”集团加速崛起，欧洲正主动嵌入这一新兴力量板块。在2026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加拿大总理卡尼（Mark Carney）提出中等强国应“抱团取暖”，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一倡议在欧洲引发热烈反响。同年3月，挪威、丹麦等5个欧洲北极国家和加拿大的领导人达成深化国防工业、经济及北极安全等领域合作的协议，被认为是“中等强国联盟”付诸实践的重要一步。^[1]此后，在国际经济、地缘安全等诸多议题上，包括欧洲多国在内的“中等强国”频繁协调立场、采取与美不同的政策选择，一种不依附于美国的“中间力量集团”正显露雏形。美国政治新闻网在G7峰会前报道称，“达沃斯论坛已经过去六个月了，但卡尼的演讲仍在欧洲被广泛引用”。有欧盟外交官指出，卡尼率先指出西方应将“特朗普主义”看作“新时期的开始”，他“提供了欧洲人所缺乏的领导力”。^[2]另一方面，欧洲此前曾因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问题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存在“外交脱节”，而如今双方在加强联系、提升韧性、降低对美国依赖等方面拥有了更多共同语言，发展合作关系的需求同步上升。这客观上增加了欧洲“伙伴多元化”战略的可行性和潜在实效，也为欧洲在对美关系调整中增添了更多底气。

[1] 参见《远离美国，西方六国吹响“中等强国联盟”集结号》，中国青年报客户端，2026年3月19日，<https://wap.cyol.com/commonDetail/619717>。

[2] Mike Blanchfield et al, “From Davos to the G7: Mark Carney’s middle-power moment,” *Politico*, June 12, 2026,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6/06/12/mark-carney-canada-davos-g7-summit-00960596?utm_campaign=RSS_Syndication&utm_medium=RSS&utm_source=RSS_Feed.

三、欧洲对美疏离的前景

目前看，特朗普对欧洲及欧盟所代表价值观的蔑视根深蒂固，其政府主要成员亦秉持相同或相近观点。因此，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包括格陵兰岛问题在内的美欧矛盾与争端不仅难见缓和，甚至可能持续激化，欧洲对美疏离态势或将越发明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围绕格陵兰岛的博弈正被欧洲战略界赋予“超出一次领土危机”的意义——它可能成为欧洲降低对美依赖、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转折点。正如一些欧洲智库所指出的，欧洲会把这场交锋“当成一次彩排，而不是一次例外”。^[1] 马克龙所言“格陵兰时刻”的外溢影响，或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在经济、技术、安全和外交等领域以对美疏离甚至“去风险”政策加速落地的方式逐步显现出来。

（一）经济上将“去风险”的矛头对准美国

欧洲战略界的讨论重心正在发生位移，不再仅限于对华“去风险”，而是开始将美国也纳入对等审视的框架，明确讨论对美经济依赖本身所蕴含的风险，如贸易与产业链韧性、能源供给集中度、金融与支付结算的单点依赖等。这一判断正逐步转化为政策取向，美国已被纳入欧洲“去风险”的重点视野。为此，欧洲战略界已开始储备策略、凝聚共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曾提出应对“特朗普经济学”的五个方向，包括贸易多元化布局、利用欧洲数字大市场牵制、提高欧洲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欧元国际地位、防范“金融战争”等。^[2] 欧洲知名经济研究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则将格陵兰岛引发的关税威胁解读为“特恩贝里休

[1] Jana Kobzova et al., “Arctic hold’em: Ten European cards in Greenland,” ECFR, January 16, 2026, <https://ecfr.eu/article/arctic-holdem-ten-european-cards-in-greenland/>.

[2] Agathe Demarais, “Ride the wave: A big, beautiful European strategy for Trumponomics,” ECFR, September 17, 2025, <https://ecfr.eu/publication/ride-the-wave-a-big-beautiful-european-strategy-for-trumponomics/>.

战的终结”^[1]，主张欧洲应定期评估对美依赖的风险，做好使用“反胁迫工具”的准备，在贸易协定中加入经济安全条款，并将经济安全议题纳入多边机制改革等。^[2]特别是2026年G7峰会前夕，美国又以“未能有效应对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欧盟、英国、挪威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尽管美国事后表示会结合美欧贸易协议内容加以考虑，但这种单边霸凌行径及其带来的强烈不确定性让欧洲对美国“去风险”的决心更加坚定。

对外，欧洲全球贸易伙伴多元化布局已从规划进入加速落地期。如前文所述，2025年以来，欧盟除已与印尼、印度、澳大利亚等多个经济体达成或升级了自贸协定外，还在推进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亚太国家的贸易谈判，并积极加强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各方的合作协调，启动了“欧盟—CPTPP贸易与投资对话”等合作机制。与此同时，欧洲也在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存在：2025年5月，欧盟与阿联酋正式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26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任内首次访问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而降低对美国的贸易与能源依赖是其此访的重要目的；同月，欧盟委员会欧盟扩大事务专员科斯（Marta Kos）访问土耳其，主动缓和与土方的关系，并签署绿色转型贷款合作项目。^[3]在拉美地区，欧盟已与墨西哥升级了贸易协议，并签署了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协定。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欧洲将与更多国家、经济体深化贸易关系，组建多元“经济安全网”。

[1] “特恩贝里”即苏格兰特恩贝里高尔夫度假村，为特朗普家族持有资产，布鲁盖尔研究所借以代指特朗普政治圈子。“特恩贝里休战”系其比喻性提法，指特朗普第一任后期美欧围绕钢铝关税等达成的临时妥协安排（以配额换取暂缓部分关税、欧方暂停报复清单），格陵兰岛问题中的关税威胁意味着这一脆弱停火遭遇严重冲击。

[2] Ignacio García Bercero and Niclas Poitiers, “From strategy to doctrine: the next steps for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Bruegel, December 2, 2025, <https://www.bruegel.org/policy-brief/strategy-doctrine-next-steps-european-economic-security>.

[3]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Statement by Turkish Foreign Minister H.E. Hakan Fidan and EU Commissioner for Enlargement H.E. Marta Kos following their Meeting in Ankara,” February 6, 2026, https://enlargement.ec.europa.eu/news/joint-statement-turkish-foreign-minister-he-hakan-fidan-and-eu-commissioner-enlargement-he-marta-kos-2026-02-06_en.

对内,欧盟将深化欧洲统一大市场作为“对美去风险”的重要手段。当前,欧盟共同市场内部的贸易壁垒仍相当于对货物征收 44% 的关税、对服务征收高达 110% 的关税,改革空间巨大。^[1]其主要方向包括进一步降低内部商品和服务市场壁垒,逐步统一财政和经济监管政策,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繁复规则等。^[2]针对欧洲近期频繁呼吁的“使用权力的语言”,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表示,在经济领域,欧洲只有作为整体才能“受到尊重”,而“权力”本身就要求欧洲从松散的邦联走向更加紧密的联邦。^[3]2026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工业加速器法案”立法提案,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引导欧洲公共资金流向本土企业而非美国企业,助力欧洲在一些关键产业链实现自主可控。换言之,德拉吉口中的“权力”,在经济层面的第一步,就是让欧洲的钱更多地留在欧洲、用于欧洲。

在能源领域,欧洲已意识到应避免“用一种依赖代替另一种依赖”,对欧洲能源系统中“美国风险”的重视程度日益上升。据统计,2025年美国液化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升至40%。^[4]对此,欧盟委员会能源专员约根森(Dan Jørgensen)表示,特朗普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表态“敲响了警钟”,“能源问题不能脱离地缘政治单独看待”,欧洲应加强与加拿大、卡塔尔、阿尔及利亚等其他替代供应商

[1] Gabriel Gavin and Nicholas Vinocur, “Slash regulation if you want single market, Germany tells EU,” *Politico*, February 8,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slash-regulation-if-you-want-single-market-germany-tells-eu/>.

[2] Douglas Rediker and Heidi Crebo-Rediker, “Europe Is Missing Its Moment,”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7,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europe/europe-missing-its-moment>.

[3] Francesca Micheletti, “Draghi: Europe needs to integrate faster if it wants to matter on world stage,” *Politico*, February 2,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needs-new-coalition-of-the-willing-regain-power-world-stage-says-mario-draghi/>.

[4] Nette Nöstlinger, “Merz looks to Gulf ties to curb Germany’s reliance on the US,” *Politico*, February 3,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friedrich-merz-looks-to-gulf-ties-to-curb-germany-reliance-on-the-us/>.

的谈判,以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1]美以伊战事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能源焦虑,以美国为目标的“能源去风险”政策已在酝酿。2026年4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名为“加速欧盟”(AccelerateEU)的一揽子行动方案,旨在推动欧盟迈向“能源独立”,其中也暗含削减对美国液化天然气单一依赖的内容。^[2]

在金融安全领域,欧洲正着手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程度,打造“欧洲华尔街”“欧版 Apple Pay”。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于2026年初计划就欧洲存款保险方案发布咨询文件,以推动长期冻结的存款保险计划重新进入立法轨道,并计划于年内出台欧盟银行竞争力报告,以评估“如何扭转欧洲银行在华尔街对手面前的竞争颓势”。^[3]另一方面,欧洲央行计划于2029年发行数字欧元,其目标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减少“对单一货币的依赖”。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称,数字欧元可以让欧洲人“继续掌控自己的资金、选择和未来”。欧洲议会经济委员会主席拉鲁克(Aurore Lalucq)更进一步认为,数字欧元可以“为欧洲版维萨或万事达卡的支付系统奠定基础”。欧洲支付倡议组织^[4]首席执行官魏默特(Martina Weimert)也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建立欧洲跨境支付网络正成为“主流话题”,他计划于2027年推动移动支付平台 Wero 系统实现线上和线下全覆盖。

此外,德国政界甚至开始对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1236吨黄金表示担忧。德国自民党籍欧洲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齐默尔曼(Marie-

[1] Kate Abnett, “Greenland crisis a wake-up call on energy security, EU energy chief says,” Reuters, January 28, 2026,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greenland-crisis-wake-up-call-energy-security-eu-energy-chief-says-2026-01-28/>.

[2] European Commission, “AccelerateEU to strengthen EU energy resilience,” April 22, 2026, https://energy.ec.europa.eu/strategy/accelerateeu-strengthen-eu-energy-resilience_en.

[3] Martin Arnold and Paola Tamma, “Brussels to revive campaign for bank deposit guarantee schem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9, 2026, <https://www.ft.com/content/36d0bdd9-9cd8-4bf6-a194-27d00a639e59>.

[4] 欧洲支付倡议组织(EPI)由16家欧洲银行和金融服务公司组成,该组织曾于2024年推出欧洲类支付宝软件“Wero”。

Agnes Strack Zimmermann)直言,在特朗普不可预测的政策下,在美国存储如此巨额的黄金“不可接受”。^[1]当前,欧盟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行的复苏基金债务正面临偿还压力,包括马克龙在内的多位欧洲领导人呼吁延长偿还期限,并推动发行“欧元计价的安全资产”,以期在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为欧元争取更大权重。

这些动作虽不能改变美元的主导格局,却足以说明一个趋势:欧洲对美信任的损耗,正从贸易、能源领域逐步渗透到最传统的金融安全领域之中。

(二) 注重捍卫欧洲“技术主权”

在技术领域,欧洲正双管齐下,一面推进“技术主权”的制度建设,一面加速关键技术的“去美国化”进程。当前,技术是欧洲对美国依赖最深的领域之一。在云计算领域,美国企业占据了欧洲市场约70%的份额,而欧洲本土云服务仅占15%。^[2]更有四分之三的欧洲上市公司都依赖美企提供电子邮件和技术架构服务。^[3]具有官方背景的法国24新闻台(France 24)指出,若无法使用美国Salesforce公司的客户关系管理工具,欧洲许多工厂将被迫大幅缩减运营规模。^[4]这些案例仅是冰山一角。因此,技术自主是被欧洲视为自立、自强之路最为关键的一环。若在此领域无法实现突破,欧洲不仅将时刻笼罩在被美国“卡脖子”的阴影之下,也必将在以技术竞争为核心的大国博弈中居于下风。

欧洲内部长期存在推进技术自主、降低对特定国家关键依赖的呼声,

[1] Nicholas Vinocur and Zoya Sheftalovich, “Europe begins its slow retreat from US dependence,” *Politico*, February 2,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begins-retreat-united-states-dependence-donald-trump-rocks-transatlantic-relationship/>.

[2] Johan Linåker, “Europe wants to end its dangerous reliance on US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Conversation*, January 21, 202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europe-wants-to-end-its-dangerous-reliance-on-us-internet-technology-274042>.

[3] Raphael Auphan, “US Tech Rules the European Market,” *Proton Blog*, August 4, 2025, <https://proton.me/blog/us-tech-rules-europe>.

[4] Sébastien Seibt, “Digital sovereignty (2/3): Can Europe’s businesses survive without US Big Tech?” *France 24*, February 3, 2026, <https://www.france24.com/en/technology/20260203-digital-sovereignty-can-european-businesses-survive-without-us-big-tech>.

而特朗普重返白宫则让这一呼声加速转化为现实行动。2025 年，欧洲议会 38 名跨党派议员联名致函议长梅措拉（Roberta Metsola），要求淘汰议会中的美国软硬件设施，并建议用挪威浏览器 Vivaldi、法国搜索引擎 Qwant、瑞士电子邮件系统 Proton 和德国协作平台 Nextcloud 等欧洲软件来代替。^[1]美欧围绕格陵兰岛的矛盾激化后，欧洲技术设施的“去美国化”趋势在欧盟与国家层面同时提速。2026 年 1 月，法国官方透露，将禁止公职人员使用包括 Google Meet、Zoom 和 Teams 在内的美国视频会议平台，转而采用基于法国技术的软件 Visio。^[2]德国政界同样在积极寻找能够替代美国数据分析软件的欧洲产品。在 2026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德国企业家安娜·泽特（Anna Zeiter）宣布将推出名为“W”的“纯欧版”社交媒体平台，并宣称该平台仅接受来自欧洲的投资，数据也将托管于由欧洲公司运营的欧洲服务器。^[3]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和安全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Henna Virkkunen）表示，过去一年里欧洲每个人都意识到“在关键技术上不依赖任何一个国家或公司”的重要性。^[4]

2026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在芯片、人工智能、云计算、开源软件等多个战略领域推出加强欧洲“技术主权”的举措。维尔库宁表示，该计划目的是确保没有任何人对欧洲拥有“终止

[1] Mathieu Pollet, “Get us off Microsoft! Lawmakers press EU Parliament to change in-house IT,” *Politico*, November 24, 202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get-us-off-microsoft-eu-lawmakers-press-parliament-to-change-in-house-it/>.

[2] Pascale Davies, “France to ditch US platforms Microsoft Teams, Zoom for ‘sovereign platform’ citing security concerns,” *Euronews*, January 16, 2026, <https://www.euronews.com/next/2026/01/27/france-to-ditch-us-platforms-microsoft-teams-zoom-for-sovereign-platform-amid-security-con>.

[3] Nicholas Vinocur and Zoya Sheftalovich, “Europe begins its slow retreat from US dependence,” *Politico*, February 2,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begins-retreat-united-states-dependence-donald-trump-rocks-transatlantic-relationship/>.

[4] European Commission, “Remarks by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Virkkunen and Commissioner Jørgensen on the tech sovereignty package,” June 3, 2026,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de/speech_26_1244.

开关”。^[1]与此同时,欧洲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力度持续加码。预计2026年内,欧盟委员会与各成员国政府已启动的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多项调查将陆续取得进展,欧美围绕技术监管的博弈料将进一步加剧。

(三) 建设北约的“欧洲支柱”和欧盟的“安全支柱”

格陵兰岛问题的发酵让欧洲对北约的质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北约第一次面临“一个成员国可能会攻击另一个成员国”的考验。有欧洲学者哀叹,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与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如出一辙,北约恐将沦为“21世纪的华约”,欧盟则可能变成“现代版维希政权”。^[2]这一论断折射出欧洲战略界对既有安全架构的深层不安。在此背景下,欧洲就防务独立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共识不断凝聚。

一方面,北约“欧洲化”的讨论开始升温。特朗普早在第一任期就曾多次威胁要“退出北约”,是时关于北约“欧洲化”的讨论已经开始升温。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北约的质疑有增无减,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做派更是动摇了北约集体防御根基。近期,特朗普不仅默许美方官员规律性缺席北约高级别会议,开始向欧洲移交部分“四星”作战司令部指挥权^[3],还威胁要审查欧洲防务开支与GDP占比是否“达标”,并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及相应军备。因此,欧洲不得不为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做准备,构想北约的“欧洲化”路径已不再是空谈。^[4]

[1] Mathieu Pollet, “EU plots long game against US digital supremacy,” *Politico*, June 3,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plots-long-game-against-us-digital-supremacy/?utm_source=RSS_Feed&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RSS_Syndication.

[2] José Ignacio Torreblanca, “Five steps to stop Greenland’s annexation destroying the EU,” *ECFR*, January 19, 2026, <https://ecfr.eu/article/five-steps-to-stop-greenlands-annexation-destroying-the-eu/>.

[3] 即一些由上将军官领导的司令部。英国、意大利将分别接管目前由美国主导的、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联合部队司令部和位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联合部队司令部的指挥权;德国与波兰将以轮换方式负责指挥位于荷兰的布林瑟姆联合部队司令部。

[4] Ümit Kurt, “Not De-coupling but De-risking NATO: Europe’s Bid for Strategic Autonomy,” *NAVI*, October 20, 2025, <https://nato-veterans.org/not-de-coupling-but-de-risking-nato-europes-bid-for-strategic-autonomy/#institutional-political-and-military-challenges>.

事实上，北约的“欧洲化”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它不仅意味着北约将迎来一位“欧洲籍”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或主要司令部由欧洲人领衔，还可能意味着北约的集体行动主要由欧洲成员的军事力量支持、经费主要由欧洲承担、军备主要由欧洲国防工业来支撑、情报主要依赖欧洲情报安全机构提供，甚至欧洲也需要加强自身的独立核威慑能力。此外，正如泛欧政党“伏特党”（Volt）所推断的，北约的欧洲化可能推动北约的安全视野从关注全球回缩至传统的北大西洋防区甚至只是欧陆地区，其决策也将更多体现欧洲协调色彩而非美国意志。^[1]据《华尔街日报》等美欧媒体 2026 年 4 月报道，欧洲正加速推出“欧洲版北约”计划，致力于推动欧洲在北约架构中掌握更多实权，该计划正获得包括德国在内越来越多北约国家的支持。^[2]同年 5 月在瑞典赫尔辛堡召开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Mark Rutte）表示，北约不应“过于依赖单一盟友”，“将更具欧洲特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也暗示，欧洲承担更多北约防务责任是 7 月北约安卡拉峰会的重要议程。

另一方面，欧盟也出现了“北约化”的苗头。这并非指欧盟将完全取代北约，而是指欧盟机构将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发挥更多实质性作用，在“安全联盟”或“防务联盟”建设上取得更大进展。在这一趋势中，欧盟委员会下属负责欧盟防务事务的政府间机构欧洲防务局（EDA）的职能正面临调整与加强。2026 年 1 月，该局局长登克（André Denk）宣布，将提出改革计划，“完全重新定义”该机构；2 月，该局推出“欧洲国防人工智能数据空间”（DAIDS）倡议，计划到 2030 年前建立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全面运行的军用级数据共享平台。^[3]在超国家机构层面，新设置的欧盟委员会

[1] “3-point plan for a European NATO,” Volt, June 25, 2025, <https://volteuropa.org/news/3-point-plan-for-a-european-nato>.

[2] Bojan Pancevski, “Europe Is Accelerating a NATO Fallback Plan in Case Trump Pulls Ou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4, 2026, <https://www.wsj.com/world/europe/europe-nato-trump-plans-3a423233>.

[3] Auré lie Pugnet, “EXCLUSIVE: EU wants defence data secured without US tech,” Euractiv, February 2, 2026, <https://www.euractiv.com/news/exclusive-eu-wants-defence-data-secured-without-us-tech/>.

防务和太空事务专员一职让欧盟对防务建设拥有了更多话语权，首任专员库比留斯是防务自主的坚定支持者，其上任以来努力利用欧盟现有的权限和资源发挥了更多统筹作用。此外，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欧盟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这为欧盟的“北约化”注入了更多具体内容。目前看，利用欧盟的经济权能与资源强化各成员国防务、辅助成员国执行共识性安全政策，仍是欧盟在防务领域作为的主渠道。2025年5月，欧盟推出总额为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SAFE），协助各国“重新武装”；近期欧盟已取代北约成为西方“援乌制俄”政策的主要实施者。在安全危机持续延宕与美国加速从欧洲抽身的双重压力下，欧盟很可能在未来变得更像北约，并在组建“欧洲军”、发行国防债券、打造欧洲“核保护伞”等方面取得突破。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7月，法英两国签署《诺斯伍德宣言》，首次明确双方将就各自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进行协调。2026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意在拓展法国核威慑的“欧洲纬度”，在特定情况下把法国的战略力量部署到欧洲纵深地带，另有包括英国、德国、波兰、丹麦在内的7个欧洲国家有意参与。^[1]同年5月，作为北约创始国和非欧盟成员国的挪威也宣布加入“前沿威慑”计划，并接纳了法国为其提供核保护伞的可能性。对于一个长期依赖美国核保护的国家而言，这一步意味深长，折射出的是整个欧洲对于打造“欧版核保护伞”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同时，更多“小圈子”浮现也是欧洲在美国压力下推动“防务自主”的重要体现。在双边层面，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英、法、德、波等欧洲主要大国开始密切彼此的安全合作，双边协约网络越织越密。除英法签署《诺斯伍德宣言》外，2025年8月法德也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就核威慑问题启动高级别战略对话。在多边层面，一些欧洲主导的带有安全与防务功能的小多边机制日趋活跃，如三国机制（E3）、五国机制（E5）、魏玛+、志愿联盟、

[1] 参见郭晓兵：《法国核战略缘何调整转向》，载《解放军报》2026年3月19日，第11版。

联合远征军等^[1],均体现出欧洲“防务自主”和“重新武装”进程的明显加速。欧洲认为,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北约因特朗普陷入“宕机”,这些小多边机制至少能在其成员范围内发挥临时协调与应急调动部署的功能。^[2]

(四) 外交上更加注重“战略自主”

在外交上,欧洲将有更多的平衡、自主的外交举动,无条件追随美国的情况可能会明显减少。一方面,欧洲可能会加大对加拿大、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和“中等强国”的拉拢。这些国家与欧盟多有成熟的合作机制,彼此熟悉,合作门槛相对较低。加拿大总理卡尼提出的“中等强国”论一定程度上是说出了欧洲的心声。在“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威胁下,加拿大与欧洲的“双向奔赴”具有现实动力。欧日也于2025年7月启动“竞争力联盟”,日本已成为欧洲政要访问亚洲的“必经一站”。2026年4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也发文称,“新的地缘现实下”,欧盟与日本应该全面拓展包含国防工业在内的产业合作。^[3]此外,2026年2月冯德莱恩访问澳大利亚,推动欧澳“安全与贸易协议”进程;5月在亚美尼亚举办的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EPC)峰会邀请卡尼参加,被舆论视为形成“反特朗普俱乐部”的信号。正如布鲁盖尔研究所2025年12月曾发文指出的,特朗普导致G7濒临瘫痪,欧盟应寻求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加强合作,为形

[1] 三国机制(E3)一般指英、法、德三国的外交与安全问题协调机制,五国机制(E5)是欧洲安全议题上的“更大核心圈”,除了英、法、德三国外,还包含意大利和波兰。“魏玛三角”原指德、法、波三国,后来语境中的“魏玛+”则进一步将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员包含在内,但成员构成并不固定。志愿联盟是指俄乌冲突背景下,英法德主导的多国援乌协调机制。联合远征军是指英国主导的多国快速反应框架,包含英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挪威和瑞典十国。

[2] Barbara Lippert and Stefan Mair, “With, Without, Against Washington: Redefining Europe’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March 27, 2026,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with-without-against-washington-redefining-europes-relations-with-the-united-states>.

[3] Elli-Katharina Pohlkamp, “Laying the groundwork: Why EU-Japan industrial relations should begin at the bilateral level,” ECFR, April 20, 2026, <https://ecfr.eu/article/laying-the-groundwork-why-eu-japan-industrial-relations-should-begin-at-the-bilateral-level/>.

成没有美国的“非正式小多边”建立基础。^[1]客观而言,“中等强国”的抱团乃至“两个西方”的隐现,虽不至于导致欧洲与美国的完全割裂或美国盟伴体系的瓦解,但无疑会侵蚀美欧的互信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在重大地缘问题上的协调能力。^[2]

另一方面,欧洲对全球南方等非西方国家的重视程度也在上升。自2025年12月以来,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内的欧洲多国政要均实现访华,“向东看”正成为欧洲外交的重要方向。^[3]在对俄态度上,欧洲也开始考虑更加务实的选项,以免被动承受美国的“越顶代理”。2026年2月,马克龙公开表示,欧洲正努力重启“与普京的对话”,强调“欧洲恢复自己的对话渠道至关重要”;同时,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Emmanuel Bonne)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进行了会谈。^[4]当前,法国、意大利、捷克、奥地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卢森堡等国领导人已相继表态,支持欧盟任命自己的俄罗斯问题特使,与俄直接对话。^[5]2026年6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办公室对外证实,已与俄方进行“简单的外交接触”并开辟沟通渠道,称此举“至关重要”。^[6]另外,欧盟也于2026年1月将与越南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使欧盟跻身越南外交中与中美俄并列的“顶级伙伴”行列。

[1] Ignacio García Bercero Niclas Poitiers, “From strategy to doctrine: the next steps for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Bruegel, December 2, 2025, <https://www.bruegel.org/policy-brief/strategy-doctrine-next-steps-european-economic-security>.

[2] 张健:《西方的终结》,载《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8期,第5页。

[3] 参见《<欧洲对华政策报告>(2025)发布会暨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上海欧洲学会网站,2026年4月2日, <https://www.sies.org.cn/Shanghai%20Forum%20on%20China%20Europe%20Relations/2103.html>。

[4] “Macron’s envoy met with Russian officials for peace talks in Moscow,” France 24, February 5, 2026, <https://www.france24.com/en/europe/20260204-macron-envoy-met-with-russian-officials-for-peace-talks-in-moscow>.

[5] Andrew Rettman, “Out of the cold: Growing number of EU capitals seek talks with Russia,” EUobserver, February 4, 2026, <https://euobserver.com/201505/out-of-the-cold-growing-number-of-eu-capitals-seek-talks-with-russia/>.

[6] Andrew Gray, “EU Council open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Kremlin, official says,” Reuters, June 17,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council-opening-communication-channels-with-kremlin-official-says-2026-06-17/>.

结 语

欧洲对美疏离是百年变局下的一个重要动向，这一趋势日渐明显，但也有着明显的限度。比如，欧洲对美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其要推动跨大西洋联盟的解体，更非要实现对美国“脱钩”，欧洲对美国疏离目前仍然主要体现在对特朗普政府的疏离上。因此，短期看，美欧仍将维持盟友关系，稳定对美关系也仍将是欧洲外交政策的主轴。中长期内，欧洲对美疏离的态势并非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可能还会随着美国政治周期、欧洲内部大西洋派和自主派博弈以及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如果“特朗普冲击波”是一个短期现象，那么欧洲对美政策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后仍有可能大幅回调；而如果“特朗普现象”成为美国未来政坛的一个趋势，那么欧美矛盾则有进一步激化的可能。

需要看到的是，格陵兰岛问题发酵后，欧洲对待美国和特朗普的策略已经发生实质性的调整。欧洲从中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对特朗普展示强硬并不一定会带来如其威胁所言的“糟糕结果”，相反有可能会换得特朗普的重新权衡甚至让步。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管理欧俄关系需要美国大力介入，因为欧洲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缺乏自信^[1]，事实上，欧洲在美国面前也确实应该更加自信。在特朗普的剩余任期内，欧美的矛盾难见缓和，但“欧洲的团结”并非遥不可及^[2]，尝到了“强硬的甜头”、逐渐学习“权力语言”的欧洲或许会在今后与美国的矛盾交锋中不断套用类似的策略。从这一角度看，欧洲对美国不再一味妥协可能并非一个短暂现象，而更可能在中长期内重塑双方关系，并在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2] Francesca Micheletti, “Draghi: Europe needs to integrate faster if it wants to matter on world stage,” *Politico*, February 2, 202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rope-needs-new-coalition-of-the-willing-regain-power-world-stage-says-mario-draghi/>.

对于中国而言，欧洲对美疏离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整体上会和中国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与中国似乎都成为欧洲战略自主的“假想敌”。欧盟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安全工具，如《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工业加速器法案》等，既可用于针对美国，亦可适用于中国。中国与美国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与俄罗斯关系迈上新台阶、对欧洲坚持伙伴定位，这些情势似乎尚未改变欧洲对华政策日趋僵化封闭的趋势。中美欧俄四边关系的互动，可能不会呈现明显的“此消彼长”态势。中国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战略上对美疏离、经济上对华更提防、安全上对俄敌意更浓的欧洲。而在对美关系紧张时，欧洲也可能借对华示强凝聚内部“捍卫经济安全”的共识，并以此换取对美博弈的筹码。

同时更要看到，在欧俄对立态势固化、欧美矛盾可能激化的背景下，改善对华关系是欧洲为数不多的有助于争取战略主动权的选项。中欧地处欧亚大陆的两端，本质上不存在也不应有重大战略冲突；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强、互利合作空间广泛，欧洲恰恰可以将深化拓展同中国的务实合作作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抓手。因此，欧洲应当与中国在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合作和践行多边主义的基础上，以具体的务实合作持续夯实伙伴关系的定位，妥善处理现存的分歧与摩擦，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样才有助于解决欧洲自身的问题，并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收稿日期：2026-03-20】

【修回日期：2026-06-26】

（责任编辑：邢嫣）